

目錄

代序一 不平凡的法醫人類學家	7
代序二 真相的力量和意義	9
自序 另類靈車	13
第一章 失落凡間的小天使	
人體中最小的骨——聽小骨	29
「焗」嬰兒的背後故事	35
愛爾蘭近八百副幼兒骸骨	36
奇穆文化時期的兒童獻祭墓地	40
被歷史遺忘的無辜小孩	43
第二章 「屍變」：殭屍與吸血鬼	
死後人體先僵硬後回軟	50
有關殭屍的各種傳說	53
屍體的腐化特徵與時間	57
屍體會吐血，頭髮、指甲會變長？	58

吸血鬼主義	61
女巫的傳說	62

第三章 「肢解」案

鬼屋中被截肢的骸骨？	69
骸骨創傷及病理分析	72
肢解案的處理手法	73
肢解的五個類別	75
推斷創傷造成時間的重要性	79
大墓園中的「刀仔男」	82
「肢解」案的真相	84

第四章 古代、將來一家親

骨頭上不尋常的小孔	91
鉛在人體內的偽裝術	96
古今中外的鉛水問題	99
甚麼是病理學？	101
木乃伊上的天花病毒和肝炎痕跡	103

第五章 Cookies and Cream

- 佈滿深咖啡色斑點的骸骨..... 110
- 從骸骨上看癌症病變..... 113
- 擴散性或轉移性癌症..... 116
- 骨頭中的柔軟海綿組織——骨髓..... 118
- 如被蟲蝕的頭顱骸骨..... 120
- 溶骨性病變和多發性骨病變..... 124

第六章 是「竹」還是「燭」？

- 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脊椎柱..... 135
- 古代已有強直性脊椎炎的記載..... 143
- 「竹竿」和「滴蠟」般的脊椎..... 145
- 法醫人類學中的古病理學研究..... 150

第七章 尖端到痛的植入物

- 猶如金屬門把手的植入物..... 160
- 搜索身份的另類線索..... 164
- 植入物暗藏的資訊和危機..... 167

精神失常竟與植入物有關？..... 170
醫療科技發展的反思..... 173

第八章 屍骨的遺衣

衣物可取代傷口做鑑證？..... 182
時尚警察——法證衣物分析師..... 184
骸骨下的三顆錫製鈕扣..... 186
鏢的同位素分析..... 187
災難死者識別..... 189
盧旺達的四個萬人塚..... 191
人性的醜陋和美善..... 194

第九章 骨頭 II 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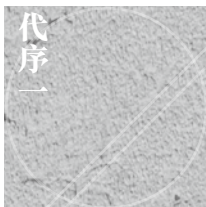
骨頭也有「不可信」的時候..... 201
非男即女的雙型態..... 203
判斷骸骨性別的重要性..... 205
法醫人類學不是判官..... 208
波黑戰爭中痛失兒子的母親..... 210

第十章 以科學之名的劊子手？

- 挖掘骨頭的矛盾和衝突…………… 221
- 追求科學知識還是商業價值？…………… 223
- 科學與信仰之間的戰爭…………… 227
- 人體蠟像「維納斯」…………… 230
- 醫學上的道德反思…………… 233

結語 花火

- 感激我遇見…………… 242
- 勿忘人終須一死…………… 243
- 避談死亡的惡性循環…………… 246
- 從遺照看自己…………… 248
- 鳴謝…………… 252
- 讀者的話…………… 257
- 參考資料及延伸閱讀…………… 264



不平凡的法醫人類學家

法醫，對我來說一直都是個充滿謎團的職業。「要處理屍體」、「從亡者的指甲裡面找到甚麼纖維或是皮屑」，盡是些從電視或者電影所得來的畫面。早年從事電台工作，邀得香港著名的法醫馬宣立醫生作嘉賓，馬醫生在節目裡將他的工作略略講解，總算為我和聽眾們解開了不少疑團。

後來，因為覺得聽眾喜歡類似的題材，電台同事向我推薦 Winsome，得她一口答應，就成為了《晨光第一線》其中一位恆常嘉賓主持，每星期與聽眾們分享她的工作和經驗。在未與 Winsome 見面前，我心裡不由自主的把馬醫生的一些特點，例如說話用詞、聲線和表達手法等聯繫到 Winsome 身上。到後來第一次見面，當然是「大跌眼鏡」，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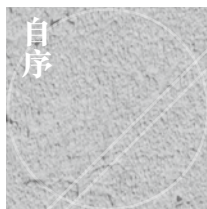
不是說 Winsome 不專業，而是馬醫生的工作與 Winsome 的不盡相同，而且我和她年紀相若，除了工作上的話題，直播室外我們還會閒聊周星馳的電影對白，當然我覺得聽眾們也應該是第一次在大氣電波聽到一位法醫人類學家爽朗和開懷的笑聲。

與 Winsome 合作節目，有意想不到的得著，她分享的眾多個案之中，我對她在倫敦住宅大廈火災現場的工作記憶尤其深刻，聽畢除了佩服她的勇敢，還有她對生活的態度。一位每天於工作場合都面對著「死亡」的年輕人，日常卻如此樂觀開朗，這絕不因為她已經對工作甚至死亡麻木，而是她真的堅信自己能夠為亡者「說話」，找到事情的因由，為世人呈現事實的全部，Winsome 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我是這樣認為的。

成為法醫不簡單，而和我在電台直播室對坐的，更是一位「不平凡的法醫」。Winsome 的經歷裡，蘊含了歷史真相、人性的黑暗與光輝，更有她對「人」的看法，也許這就是其作品與故事引人入勝的地方。

凌梓維

香港電台第二台主持
二〇一九年五月



另類靈車

就算犧牲 不需要問回贈
越過胸襟
將會讓過萬眾跳出抖震

無止境漂泊沒掌聲與歡欣
無聲的國度助人夢裡飛行
願一天終聽著歌聲與歡欣
晨曦中暗地獨隨互愛精神
心相近 愛亦近

林峯《心呼吸》

另類靈車
自序

二〇一八年十月初某個凌晨，我正在讀印尼地震的新聞，突然，電腦標示我有一封新郵件，寄件者是我所服務的國際救援組織。

你好，Winsome！

……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附近一島嶼發生飛機失事事故，暫時未知傷亡人數……如果你下星期有空，想請你飛去一趟協助災難處理。

盼覆。

看畢，我秒速回信並附上我最快可以出發的日期。剛好家人分別從房間走出來，我簡短的交代電郵內容，並說：「看來，我下星期要飛一趟了！」

這種有點像電視劇的情節，不定時出現在我的生活裡。每一次出去工作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在實踐法醫人類學尋找公義的責任，亦私底下覺得這個專業「真係幾型」。當然，到達現場執行任務後，這種心態就會完全改寫。

對我影響極深的小說《偷書賊》(The Book Thief) 中的死神說：「我看到他們的醜惡和美好，我很好奇，人類怎麼能夠同時兼具善與惡？不過，他們有一種本領讓我嫉

妒：只有人類，能夠選擇死亡。」（I see their ugly and their beauty, and I wonder how the same thing can be both. Still, they have one thing I envy. Humans, if nothing else, have the good sense to die.）死神對於他自身的工作非常厭倦，他也很希望像我們一樣可以「選擇」死亡。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死亡的終點站是避免不了，但對死神而言，他則想體驗、想了解人在面臨死亡時會有甚麼感受，想體驗臨死的心情變化，或許，這跟死神「工作」的環境有關係，因他看到人的心情都是與「死」有關：害怕、不捨、驚恐；當然亦有勇氣、愛、仁慈這些教人窩心的一面。說實話，死神與我的工作有些部分非常類似，我們的職責及角色都沒有中間的選項，只存在兩極——生與死。

死神並不明白真正人類的的生活，更不明白如何與在世的人相處。這對我來說，也是個難題。有趣的是，我從小就對法醫科和人體解剖學感興趣，卻從沒有想過讀醫科為生者服務。我們這個領域的人，其實私下都覺得做我們這個職業的人有點奇怪，而這可以算是我的奇特點吧，哈哈！

法醫人類學的其中一個最終目標是要為逝者發聲，無論逝者是誰或是被誰滅聲，他們被人視為「物件」，不受尊重及沒有尊嚴。法醫人類學在此時此刻擔當了一個重要的

角色，它不只要找出誰是兇手，更要利用墓裡那被滅聲、被欺壓的「證人」找出事實的真相。而真相的背後，往往揭示了人性的醜陋與黑暗。

雖然我們經常接觸死亡，我們亦是被訓練出來接觸死神的，但我們仍會有覺得不舒服的時候，特別在災難性及反人道事件中。一方面，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把墓穴裡亡人的證供和盤托出；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對於家屬需要經歷這一切覺得很抱歉及遺憾。工作時，的確會遇到很多不同大小的阻力：家屬的不理解、官員及宗教的限制，甚至是來自各方的輿論壓力，但背後的目的只有一個——為逝者及在世者提供最後的答案，令逝者可以有尊嚴地、圓滿地結束在這個世界上的旅程。

我是生於香港、火車被喚作「九鐵」的年代，而我依然慣性地以火車或舊名稱呼它。之前在香港一個 Facebook 專頁「Roots」讀到了一個關於九鐵的冷知識：以前的九鐵還有一條隱藏支線，簡稱為和合石支線。Roots 寫道：和合石支線連接大埔墟及和合石。這條支線原本為和合石墳場的一個配套，主要用作運送遺體或骸骨到墓園，同時於掃墓登高時節運送前往墓地的孝子賢孫。不過，在六十年代末期已經停止用作運送靈柩，最後亦於一九八三年因載客量不足而被拆除。在讀這個有趣的冷知識時，我不禁聯想起早前讀

到英國倫敦曾經有著同樣的一條鐵路支線的故事。它，可能是英國史上最恐怖、最詭秘的，但又偏偏是最有用的一條支線。

英國的這條支線車程共四十分鐘，據說沿途風景非常漂亮。雖然如此，可是在乘坐這條支線的乘客眼中，這些風景的美也治癒不了他們的心情，因為列車的終點站為倫敦當時的墳場。這條運作了八十七年的支線，運載過無數從倫敦西南方出發的先人及他們的家人。在它的高峰時期（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三年），這火車支線每年運載共兩千具屍體。家屬可以乘坐早上十一時四十分列車前往出席喪禮，並於墓園火車站附近的商店舉行派對，之後再乘坐下午三時半左右的列車回倫敦。

雖然有英國的歷史學家發現這條支線最初不受大眾歡迎，不過之後大家都似乎習慣了支線的存在，默默認可了它的功用。這條支線的出現曾引發社會上不同人士的批評，有些人覺得把運載屍體的火車用來運送乘客是不恰當的安排，有些人則害怕乘客會誤坐運載屍體的車廂。這種害怕將生者與逝者「溝亂」的禁忌原來並不止於華人文化。有些人則認為以火車運送屍體有點太敷衍、太隨便，在他們眼中，任何與葬禮有關的事情都必須講求精巧、細緻。種種看法都是催化當地捨棄這火車支線的重要因素。

比較特別的原因可以說是不同意這火車支線將不同階級的英國人混在一起，縱使已經將不同車廂分為不同等級（猶如飛機不同機艙的設計）。反而是墳場本身沒有按照等級區分，只按著不同宗教來規劃下葬點。

最後，隨著墳場的飽和度不斷提升，當局需要另找墳場地址，這條火車支線的利用率就逐步下降，到後來一個星期只行走一至兩次。一九四一年因為戰爭關係，位於墳場的火車站被炸，基於需求減少及需要大額資金去維修，當局最後決定淘汰這條支線。到今天，於倫敦原本屬於火車站的那座建築物依然存在，但建築物上原來的公司名稱「London Necropolis Railway」早已消失，現時已變成倫敦一座普通的建築。

這另類的靈車不但具有運送亡者到終點的使命，同時盛載著家屬沉重的心情。法醫人類學就像這條通往墳場的鐵路支線一樣，我的使命或許是以理性為主導，卻其實有著雙向視線（double vision）的這份武藝。一方面必須視死者為違反人道罪或行為的證物，另一方面則感受到死者為某人的至親。諸位法醫人類學家都認為這個雙向視線是法醫人類學家的「必需品」。同時要緊記，不能只讓理性存在，同時亦不能感情用事。感情及理智需要並存。生命的價值，在於有否深刻無愧地活過，而法醫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要

守護這些價值，不能容許任何人的價值白白流走，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其家屬。

這本書，如無意外是《屍骨的餘音》系列的最終回，當中的論調會相對輕鬆，不過資料可能會相對地多。如果覺得難消化，不妨試試分開幾次來閱讀，慢慢咀嚼。另外，部分內容是我上兩本著作《屍骨的餘音》及《屍骨的餘音2》的深入延伸（潛台詞：如未讀上兩本記得補讀啦！），所以部分基礎概念只會輕輕帶過。

書本內容取材自過去我於各地工作的日記，並與大家的一些生活議題掛勾。當中的人物名稱因為保護私隱的關係而「大兜亂」，但故事內容都是真實的。如果你已經準備好要再次跟我們一起去了解屍骨們，或是與在世者有關的故事，請幫忙把故事傳承下去。

歡迎乘搭我們這輛另類的靈車。

李衍蒨

二〇一九年三月

另類靈車
自序

第一章

失落凡間的小天使



如果最聽過任何關於我的訪問或是有讀過《屍骨的餘音》系列，相信你一定有聽說過最能觸動我情緒的必定是嬰兒的屍體或是骸骨。而人又總是犯賤的，偏偏嬰兒的骸骨亦是我有興趣研究的題目及材料之一。

某天，實驗室的其他教授及研究人員協助我從存骨房取出接下來要研究及分析的幾袋骨頭後，便離我而去。說實話，我挺喜歡一個人在實驗室，可以好好享受我與骨頭對話的片刻。

在寧靜的環境，戴上耳機，播放著節奏強勁的音樂。我取出了第一個塑膠袋，裡面放著幾個小袋子。我把幾個小袋子逐一取出，看到每個小袋子上面都有一個白色的名牌，對應著幾個小袋子上面的編號。

「SK #3193，」我心想，「暫時推測只有一副骨頭在裡面。」然後，我開始簡單審視名牌背後的骨塊，看到了很多細小的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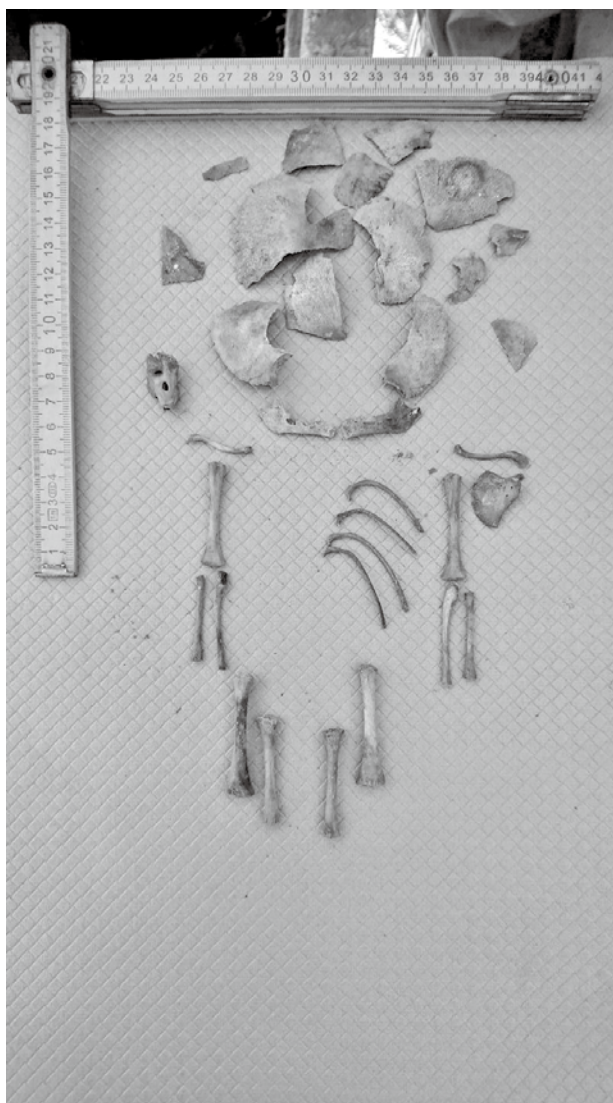
「小孩子 (juvenile)。」我暗想，並隨即站起來走到文件櫃去拿出相應的分析及紀錄

表格，以及參考資料。

◎人體中最小的骨——聽小骨

返回座位後，我開始逐一拆開眼前的小袋子，按照人體解剖體位，溫柔地將它們排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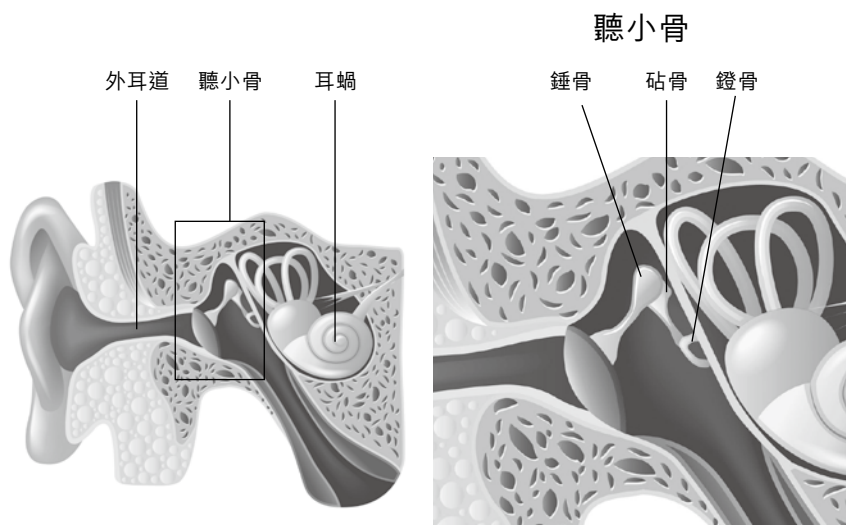
人一出生有三百多塊骨頭，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的骨頭數目會逐步減少，直到成年人平均有二百零六塊骨頭。人的骨頭數目會隨年月減少，那是因為要配合身體成長及發育的需要，在成長期時骨頭與骨頭之間留有空間讓骨頭生長，當這些空間完全消失則代表這個人已經完成發育。每一塊骨頭都有一個固定的生長時間表，透過骨頭生長時間表可以協助法醫人類學家推斷小孩、幼童及青少年，甚至部分成年人的年齡（請詳閱《屍骨的餘音》第四章）。



嬰兒骸骨

在我按照解剖體位擺放骨塊時，我發現了一些異常狀況，某幾塊頭骨有著很多細微的小孔，同一徵狀在幼童的肱骨（humerus，俗稱手臂骨）、股骨（femur）及肩胛骨（scapula）上也有出現，這代表該名幼童很大機會因為某些病理狀況而去世，而這些小孔的出現令我可以迅速排除很多當時嬰兒致死的病症，例如：肺結核、貧血等，我頓時的選項只剩下幾個。不過，判斷病理並不是我當時的首要任務。

正當我把最後一塊小骨頭也按照解剖體位排好後，我放上比例尺於整副嬰兒骸骨旁邊，拿起相機拍照做紀錄。而按照比例，小孩的大腿及前臂骨的長度加起來恰巧就是我那只鉛芯筆的長度。然後我開始把一些極小巧的骨塊放到小袋子裡，慎防不見。之後就正式於分析表格上記錄骨頭的保存狀況。由於嬰兒骸骨都比較細小及數量較多，記錄時花了一定時間在計算數量。那些極小巧的骨頭包括幼童的三塊聽小骨（auditory ossicles）：錘骨（malleus）——形狀猶如錘子；砧骨（incus）——形狀猶如砧，一種用以放置物件來鍛打的堅硬平面，廚房的砧板多為木製；鐙骨（stapes）——形狀猶如鐙，安放於馬鞍旁邊，令騎者更容易在鞍上坐穩的腳踏。



三塊聽小骨

在一般的挖掘過程中，這三塊聽小骨很容易遺失，甚至根本找不到，因此連小童的骸骨都能找回它們，實在有莫名的成功感。

當我把這些骨頭的資料都記錄在紀錄表後，Elizabeth教授拿著文件走進了實驗室。她瞄到了我在處理幼童骸骨，便放下了文件，走到我的工作枱對面，加入了觀察行列。

「你終於抽到了幼童骸骨啦？」她開心的表示。

「對的！太幸運了！」我一邊回應，一邊向她示意我找到骨頭上的小孔分佈。

「Interesting！有數個可能性啊！」她邊說，我邊點頭。我接著回應道：「不過我還沒有仔細檢查其他骨頭，說不定會有其他線索提示我哪一種病症的機率比較高。」

「對的，」她滿意的點頭，並繼續問道：「知道這是多大的嬰兒嗎？」

我回應道：「我還沒有推斷，不過……」我邊說邊拿起了嬰兒的顎骨，以及部分掉出來的齒冠，對照著牙齒生長的圖表，迅速量一量四肢各塊骨頭的長度，說：「按照牙齒生長的情況及四肢骨頭的長度推斷，這名幼童約三十到四十週歲。」

「除了有機會是夭折的嬰兒，也代表著有機會他是胎死腹中（stillborn）的嬰兒呢！」Elizabeth 教授接著說。在我表示認同後，她就請我去看看挖掘地圖，對照這副嬰兒骸骨的編號，找出嬰兒的位置。挖掘地圖顯示，埋葬嬰兒旁邊的確有一名成年人，不過因為還沒有處理那一具骸骨，暫時我們不能斷定他們有沒有關係。

「說到胎死腹中的嬰兒，你知道以前波蘭的處理方法是怎樣嗎？」我邊搖頭，邊放下原本在處理的骨頭，因為我知道接下來的故事必定很精彩。（有讀過《屍骨的餘音》系列的讀者都應該記得我說過 Elizabeth 教授是一個非常樂意分享不同知識的學者，每次跟她聊天總會有很多收穫！）

◎「焗」嬰兒的背後故事

「根據我讀過的資料記載，」她開始娓娓道來，「由於波蘭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到今天也是，墳場一般都只會『收容』已經受洗的屍體，包括嬰兒在內。這些胎死腹中或是夭折的嬰兒，很多時候都在出生後沒多久，還沒有來得及請神父為其受洗便離世。一般來說，沒有受洗的屍體會被隨便處理掉。當然，神父也有自己的堅持，不會為屍體施洗。因此很多父母都會想辦法令到孩子能夠受洗，然後安葬。其中，他們想到了一個方法。你覺得會是甚麼呢？」我完全沒有頭緒，並猛烈地搖頭。

Elizabeth 教授看到我茫無頭緒的樣子，便繼續說：「當時的父母無計可施之下，想到了將嬰兒放到烤箱『焗』一下！」我聽到這裡，恍如瞬間戴上了《奪命狂呼》的面具，忍不住重複一次以力證自己沒有聽錯：「焗?!」

她點頭，並繼續說：「對的，他們會把嬰兒屍體焗到極溫暖，甚至是燙手，然後帶到神父面前，這時候神父會摸到屍體是暖和的。同時，在帶到神父面前時，父母會在嬰兒鼻孔放上一條羽毛，因為羽毛比較輕巧，少許的風都能移動，因此可以做到猶如嬰兒在呼吸